

长三角文学

长三角文学丛书 Chang San Jiao Wen Xue

2014年4月 第1卷 长三角文学编辑部

移动的味道

1

短篇小说 • 鞋柜里的人 草 白
娄城物语 凌鼎年

浙江诗群 • 俞 强 李郁葱 商 略等诗选

上海诗群 • 李 刚 王亚岗 严志明等诗选

名家推荐 • 闲话的滋味 范小青
丁及其人其诗 朱金晨

诗人随笔 • 双城记 孙海军

散文百家 • 林海蓓散文
周菊坤散文

中篇小说 • 弟弟，姐姐等不起你 杨 华
河上的秋月 林 宕



文匯出版社

移动的味道

总策划：桂国强 朱金晨 金云
主 编：王亚岗 龚璇 俞强
执行主编：李刚 林海蓓 孙海军
张文献 骆有云 严志明

長三角文學

长三角文学丛书 Chang San Jiao Wen Xue
2014/第1卷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移动的味道 / 《移动的味道》编委会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496-1164-5

I. ①移… II. ①移…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387号

长三角文学丛书

2014年第 1 卷 总第 1 卷

主 编 / 长三角编委会

责任编辑 / 戴 铮

装帧设计 / 程立群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印刷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1/16

字 数 / 372千

印 张 / 14.5

书 号 / ISBN 978-7-5496-1164-5

定 价 / 5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980789

春天的气息

（代卷首语）

又是一年芳草绿。在充满勃勃生机的春风中，我们主编的《长三角文学》大型丛书问世了。但愿她的破土而出，也能给我们春天的文坛带来一抹亮色以及春天的气息，即使是少许的春意。

近几年，长三角地区青年创作、业余创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涌现出不少富有实力的青年作者与业余作者，已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但为这些青年作者及业余作者能发表文学作品的文学园地甚少，尤其是集中、呈集团军式有气势地推出他们作品、评论他们创作的刊物更少，在文汇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主编此套文丛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江、浙、沪长三角地区区域文学的发展，为更多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展现自己创造机会，搭建一个起飞的平台。在《长三角文学》上我们会以较大的篇幅甚至不惜版面推出市、县、镇一些文学社团以及有前途的青年作者的文学专页。也可以说《长三角文学》就是一块专为长三角地区青年作家及业余作者新开垦的大型文学园地。这卷文丛计划于2014年分春、夏、秋、冬，每季度出版一本，面向全国发行。

作为编者，我们也不奢望说这卷文丛出版，会如何推动与促进长三角地区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但我们相信，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同时，也坚信：只要坚持办下去，不信春风唤不回，总会有春苗破土而出的。而且，她至少是一扇窗户，一扇反映长三角地区文学创作的窗口，人们透过这扇窗口，会看到文学的江南又是一年好风景，是别处没有的风景。

十分感谢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荣荣、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及《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诗刊》编辑部主任杨志学对本卷文丛出版的关心与支持。

长三角文学丛书顾问

施大畏 范小青 赵丽宏 祝君波
荣 荣 周志高 邱华栋 杨志学
季振邦 田永昌 张 烨 柯 平
缪克构 杨斌华 杨晓晖 乐震文
应鹤光 钱国丹 夏友梅 凌 耕
林曦明 袁德礼 任耀义 郁建中



长三角文学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桂国强 朱金晨 金 云
主 编：王亚岗 龚 璇 俞 强
执行主编：李 刚 林海蓓 孙海军
张文献 骆有云 严志明
副 主 编：丁 及 於志祥 黄劲松
雪丰谷 丁飞龙 王冬青
编 委：黄霞君 周菊坤 林裕华
赵笑平 杨 华 李天靖
万 芊 武佩珖 王志元
钟惠娟 李冠琛 金春雷
程 庸 丁丽君 张丽华
李 明

编辑部主任：程立群 贝鲁平
副 主 任：钟惠娟 金春雷 杨朝宁
装帧设计：于 茜
责任校对：张维祖 程立良 何雨晴
发行主管：施祖国

书名书写：桂国强
书名篆刻：唐 华

目 录 / Mulu

名家风范

白桦诗选

白 桦 / 封二

卷首语

春天的气息

编 者

短篇小说

清明雨
鞋柜里的人
侍候
娄城物语
守望江南

周建达 / 1
草 白 / 7
陈集益 / 16
凌鼎年 / 27
万 芊 / 33

长三角诗群

李郁葱诗选
商 略诗选
俞 强诗选
韩高琦诗选
李昌鹏诗选
孙海军诗选
金甜甜诗选
龚 璇诗选
顾利琴诗选
胡 弦诗选
麦 子诗选
小 海诗选
周 玲诗选
周小燕诗选
朱文新诗选
朱奚荭诗选
雪丰谷诗选
冬 青诗选
李 刚诗选
王亚岗诗选
严 力诗选
严志明诗选

李郁葱 / 41
商 略 / 47
俞 强 / 53
韩高琦 / 59
李昌鹏 / 63
孙海军 / 67
金甜甜 / 73
龚 璇 / 75
顾利琴 / 80
胡 弦 / 81
麦 子 / 83
小 海 / 84
周 玲 / 86
周小燕 / 88
朱文新 / 89
朱奚荭 / 90
雪丰谷 / 91
冬 青 / 95
李 刚 / 99
王亚岗 / 104
严 力 / 108
严志明 / 110

名家推荐

王小龙诗选
金春雷诗选

王小龙 /112
金春雷 /114

诗人随笔

闲话的滋味
宋瓷缘十则
丁及其人其诗
移动的味道
桃花般绚烂的人性
桃花胎记

范小青 /115
张文献 /116
朱金晨 /122
丁 及 /123
李 刚 /127
小 西 /128

散文百家

林海蓓散文
周菊坤散文
张丽华散文
钟惠娟散文
端木向宇散文

林海蓓 /150
周菊坤 /158
张丽华 /172
钟惠娟 /176
端木向宇 /182

中篇小说

弟弟，姐姐等不起你
河上的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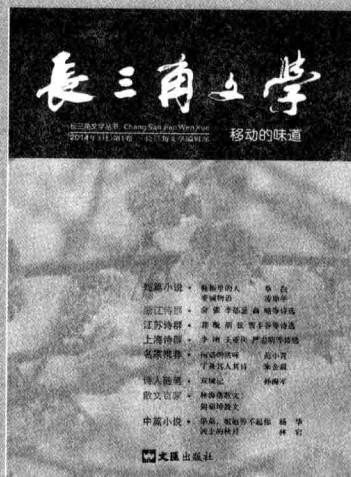
杨 华 /185
林 宕 /200

作家书画

俞 强 /封三

画坛名家

陈世中 / 应鹤光 / 丁一鸣 / 钟基明 / 王宏喜 / 潘宝珠



主管单位：

文汇出版社

主办单位：

长三角文学丛书编辑部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制版：上海弛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宛平南路590弄2栋2号202室

邮编：200030

电话：13916566082

邮箱：pdwangyagang@163.com

协办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学协会

上海市青浦区作家协会

浙江省黄岩市文联

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文艺沙龙

浙江省义乌市作家协会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作家协会

江苏省太仓市作家协会

江苏省昆山市作家协会

清明雨

周建达

谢淑汝出轨的理由有点匪夷所思。她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乳房。

医生白净的手指拨弄着她的乳房，说小叶增生。谢淑汝说，要紧吗？医生说，不要紧的，许多女人都有。谢淑汝不放心，有特效药吗？医生说，没有的，最好的办法是过性生活的时候让你丈夫在乳房上按摩。谢淑汝的脸红了。医生感到奇怪，你有男人吗？谢淑汝迟疑地说，有的。又说，会恶变吗？医生说，恶变的概率是百分之一。

谢淑汝是特别敏感的女人，什么事情都爱往坏处想。根据以往的经验，坏事情的结果往往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现在，她的脑子停留在百分之一上。她的生活变得忧心忡忡。她的眼前老是晃荡着一个恐怖的画面，两只乳房割掉了，留着两个惨不忍睹的黑洞，正像画报上看到的被敲掉了双乳的远古裸女石像。更多的时候，她会想到她的高中同学独秀山。

谢淑汝的担心不无道理。她有丈夫，等于没有丈夫。她的丈夫远在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有好多女人，只有清明节回来。清明节回来也是看望他的祖宗，不是看望她。

照一般的女人，早就出轨了。眼下这个时代，出轨并不是稀罕的事情。只要你情我愿，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个视频，就可以成交。问题是谢淑汝不是一般的女人。主要的是谢淑汝的职业。谢淑汝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更主要的是谢淑汝的品性。她对丈夫的行为深恶痛极，要她去做跟丈夫一样的行为，这不等于

是剜她的心吗？何况，她的门口有四只眼睛。这四只眼睛饱经世故，一眼就能洞穿你的内心。这是公公婆婆的眼睛。公公婆婆对儿子的行为无可奈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窃喜，儿子真有能耐，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花枝招展的女人，皇帝老儿也不过这样么。但是他们绝不容许儿媳红杏出墙。也许，红杏出墙儿子不在乎，但是他们在乎，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女人，就是要恪守妇道，否则，就不是女人。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柔软的策略，就是对谢淑汝非常非常好，

周建达：笔名孤舟，男，61年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嵊州市作协副主席。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陌生的泳池》、长篇小说《裸女与村庄》。小说《自留地》入选《2013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把谢淑汝当老娘一样供着。他们跟谢淑汝门对门户对户，他们甚至有谢淑汝家的钥匙。他们给谢淑汝做饭，给谢淑汝洗衣，给谢淑汝搞卫生。有好吃的，给谢淑汝送过来，有好穿的，给谢淑汝送过来，有好玩的，给谢淑汝送过来。他们问寒问暖，体贴入微。他们和颜悦色，殷勤备至。

这招很厉害，这是软刀子杀人。不怕恶，只怕好。恶，可以以恶对恶，好，总不能以怨报德吧。谢淑汝当然知道公婆的良苦用心。她知道公婆对她不放心。出门进门，她感觉得到有四只老眼在她的背上扫来扫去。年长日久，谢淑汝发现四道老眉上有磨损的弧形，仿佛被印章戳了一下，她知道这是长期在猫眼上偷窥的结果。那时谢淑汝在心中暗笑，我都不着急，你们着什么急呢。不过她没有表现出来，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老娘一般的待遇。

现在，谢淑汝有了想法。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恪守妇道是顾虑身份顾虑环境，还不是她内心根本不屑于这么做。拉屎的肛都是臭的，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的丈夫都背叛了她，将她像丢一块破抹布一样丢在家里，天下还有好男人吗？没有，肯定没有。于是谢淑汝将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花在教书育人上，终于修成了正果，得到了同行的赞赏。但是，谢淑汝现在有了新的想法。这个想法非常强烈，就是要拯救自己的乳房。她非常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乳房都没有了，还算什么女人，女人都不是了，还算什么人，人都没有了，光环再怎么多又有什么用。也许你会说永垂不朽，但谢淑汝不想这么早永垂不朽，她觉得自己年纪还轻，照正常情况，至少还有一半岁月在未来等着她。人，到这世上走一遭不容易，至少自己得珍惜自己啊。

问题是怎么拯救。医生说得很明白，最好的对象是丈夫，最好的方式是做爱。做爱不成问题，她不是石女，正常得比一般女人还要正常。问题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形同虚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似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明着来，离婚。可离婚不像裁缝裁布，嘶一下就一分为二了。离婚麻烦得很，想想那么多的程序就头晕。更何况再婚的女人，幸福的没有几个。只有暗着来。谢淑汝的脑子变成了一部雷达，她开始全方位搜索。同事？尽管有许多异

样的眼神围着她转，但都是有家室的人，有家室的人就不能碰。谢淑汝做人有条底线，就是不能影响别人，影响别人的事杀头也不做。同学？虽说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但那是庸人的游戏，谢淑汝不想这样做。老同学，几十年不见，聚聚会，打打闹闹，未尝不可，有种久别重逢的惊喜。这就够了，何必弄得要死要活的呢。也有个别独身的，但独身的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癖，不是谢淑汝喜欢的类型。何况，她不想让老同学嚼舌头，像独秀山一样，让自己的故事变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学生？想都别想。尽管网上时不时出现男教师跟女学生，女教师跟男学生的奇事，但在谢淑汝看来，那是变态，禽兽不如。在谢淑汝看来，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她自己没有孩子，这许多年来，一直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孩子们正值花季，花未开果未结，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怎么能摧残他们呢。夜总会歌舞厅？气氛太暧昧，而且肯定会碰到熟人，她可不想抛头露面，让人说三道四。QQ 微信？尽管有种陌生的诱惑，但正因为陌生，就不知道深浅，有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很有可能是美丽的陷阱。几乎路路断绝。本来以为出轨很容易，可细细一想，他妈的出轨也不容易啊。

这是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非同寻常。已经是春天了，蛰伏了一个冬季的一切蠢蠢欲动，连空气也弥漫着欲望的气息。鬼使神差的，谢淑汝的眼睛触到了书橱里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学时，这本书曾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疯狂。她丈夫也是疯狂的人之一，她丈夫正是用这本书夹了一张醉人的情书打动了她的芳心。一些情节还记忆犹新。谢淑汝很快就翻到女主人公跟森林看守人偷情的情节，一颗心怦怦跳起来。心跳以后灵感骤来。对呀，应该去找森林看守人这样的人，朴实，有力气。谢淑汝的想象就开始像鸟一样飞翔。她想到了白莲堂小巷。根据一些人的描述，这条小巷流淌着粉红色的灯光，门口斜立着一个个半老徐娘，脚前放了几颗代表价钱的石子，光顾那里的是些外地打工者。打工者肯定比较朴实，而且肯定有力气，更主要的是陌生，完全可以公事公办，就当是医生，不会有后遗症。谢淑汝的心像春风里的柳枝，绽开了一颗硕大的黄芽。主意已定，谢淑汝开始备课。一篇新课，首先

必须扫清生字生词等阅读障碍，要到小巷，首先必须扫清面前的行动障碍。谢淑汝不要婆婆烧饭了，饭在学校食堂吃，不要婆婆洗衣了，衣让洗衣机洗。小区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小偷用的是万能钥匙，谢淑汝正好以此作借口，将大门换上了一部高档的指纹锁。公婆当然很惊讶，心上一根弦绷得紧紧的，额上的眉毛在加快掉落。然而，媳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准时上班下班，星期天也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他们哪里知道，媳妇是欲擒故纵，平静的表面，正酝酿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谢淑汝准备出击了。这是个下着小雨的夜晚，谢淑汝仔细地在浴室洗着澡。镜子里出现了一具美丽的胴体，那么白晰，那么丰腴，这是从乔内乔尔《沉睡的维纳斯》中走下的美神。这具胴体曾经那样的使那个男人着迷，几乎每次是那双细腻的大手给她洗澡，擦洗得那样仔细那样温柔，仿佛在擦拭一件价值连城的瓷器，擦洗完了，那个温软的舌头便像软体动物一样爬遍了她的全身，那时候她多么陶醉啊，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然而不久冬天就降临了，那双大手也厌倦了，她到海阔天空浴池洗澡。正像皇后亮相，她的身材吸引了所有同性的目光，惊讶的，妒嫉的，欣赏的，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甚至尖叫一声，哇噻，大S！那时候她真有一种笑傲江湖的感觉。现在，热水冲着的乳房尽管还是丰满的，尽管还是挺拔的，但握着的时候，已经少了弹性。更可怕的是，它的内容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一些毒素经过长期累积，已经成条成块。医生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情志抑郁，气血不畅，恐怕是缺少和谐的性生活造成的。医生哪里知道，她根本没有性生活，是心里的疙瘩造成了乳房的疙瘩。谢淑汝摸着乳房的硬块，似乎越来越大，恐惧感油然而生。这时候镜子里的胴体已经变了样，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美丽的乳房不见了，变成了两个焦乎乎的黑洞。课文里，那个日本论者认为断臂的维纳斯有更大的审美价值，她和学生们讨论的结果是，这完全是扯蛋，残缺总是残缺，不残缺总比残缺要好。一样的，对女人来说，有乳房总比没有乳房要好，没有乳房的女人他妈的算什么女人。这么一想，谢淑汝更坚定了行动的决心。

已经备课了很长时间，谢淑汝的计划非常

周密。她计划穿一双胶底雨鞋，这样走路像猫一样没有声音。她计划将那双高跟皮鞋放在门口，这样猫眼后的眼睛就会放心。她计划夜深人静时出发，这样可以避开所有熟人的眼睛。她计划穿上黑色的雨衣，戴上黑色的墨镜，这样即使陌生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她计划手上捧一支火红的玫瑰，站在白莲堂小巷深处，这样在淅淅沥沥的夜晚，是多么醒目，多么动人。小径曲折通幽处，深巷明朝卖杏花，她是深巷今宵卖玫瑰，多么富有诗意。

一切准备停当，谢淑汝悄悄地出发了。她悄悄地开门，悄悄地关门，她做得那样的小心翼翼，以至电梯前的感应灯也没有亮。她悄悄地溜出小区大门，以至传达室的保安都没有察觉。她没有用她的尼桑，在马路边拦了一辆的士，悄悄地出现在白莲堂小巷。

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昏暗的路灯下，她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她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她想起了在雨巷里和那个男人撑着同一把油纸伞去电影院看红楼梦。那时他们手挽手的样子那样的前卫，那样的引人注目。一切风一样的消逝了。雨巷变得那样陌生，陈腐，破烂，颓圯，死寂，只有几片粉红色的灯光在湿淋淋的雨中渲染着一点生气。她有些犹豫了，两个声音在她脑子里打架。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这是你来的地方吗？你要考虑你的身份，你要考虑你的影响。一个声音说，一都没有了，后面有再多的零又有什么意义？首先得保命，然后才能谈其他。一个声音说，何况还有警察、疾病。一个声音说，总不会有那么差的运气。迟疑中，谢淑汝已经站在两片粉红色灯光中间的一根水泥电杆边。夜已深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在灯光中看去仿佛腥红色的雪花，惨淡的路灯光倒映在水泥道上，红朦朦的似一大滩血。行人稀少，时不时有一辆三轮车响着铃从眼前驰过，在不远处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个瘦长的黑影，毫不犹豫地走进粉红色的灯光中。为什么没有人在自己面前停留呢？也许自己实在不像，手握着一支玫瑰，别人以为你在等情人呢。谢淑汝正犹豫着要不要撒下玫瑰，一个身影立在自己跟前，狮子烫，面盆脸，令人窒息的香气。是两颗石子，还是三颗石子？狮子烫大声说。谢淑汝反应不过来，

不响。咦，还拿着玫瑰，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不是？谢淑汝不响。一只男人样的拳头带着风声向她袭来。臭婊子，敢来霸占老子的地盘！谢淑汝一躲，拳头砸在她肩上，势大力沉。响起许多杂沓的脚步声，晃荡起许多张血盆大口，许多只拳头向她袭来。谢淑汝早被击倒在地，像一条泥鳅在地上卷来卷去。她唯一能做的，是保护自己的面容，她两只手死死地捂着脸蛋。不知什么时候，拳雨停止了，她被抬起来，晃荡晃荡着走进了一座百年老宅。堂前，明亮的灯光下，竖着一颗光头。这颗光头和顶上的一盏一百瓦灯泡交相辉映。一班女人仿佛许多妖怪捉到了唐僧，在魔王面前邀功请赏。雨衣被撕开，眼镜被砸碎，衣服被一件件剥去。光头发出了一声怪叫，他妈的真亮啊，为啥不先来办个户口？光头一把掀开外衣，露出刺着一条龙的胸膛。刚经历了一阵狂风暴雨，谢淑汝的脑子还未转过弯，又濒临溺水的体验。她在水中挣扎，呼喊，呛水。水龙王伸出魔掌拽住她双脚，滑向无底的深渊。她听见岸上的人在鼓掌，在欢呼。呛水，堕落，呛水，堕落，毁灭般的窒息。等她死去活来，一个喉咙里响着饱嗝的嗓音悄悄向她耳语，要入这行，必须先过这关，懂吗？又大声对那班女人说，以后，谁也不能跟她抢生意，她是头牌！

哈哈，我成了头牌。谢淑汝在心里狂笑。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备课可以预设，但是她万万预设不到这种场面。课堂可以生成，可是万万想不到会生成这么一种情景。造孽啊。谢淑汝觉得赤裸裸的一无所有了。半个小时后，谢淑汝出现在江堤边，她准备像一切俗套的故事一样做俗套的事情。然而，跟预设的相反，又生成了一个陌生的镜头。陌生的镜头里，一个长者擎着一把雨伞在江堤上跑步。跑着跑着就停下了。长者似乎对她的动机洞若观火，开始了循循善诱的劝导。长者说，你肯定奇怪我为何半夜跑步。长者说，我睡不着，就半夜起来跑步，跑步跑累了，就自然想睡了。长者说，两年前，我得了绝症，医生说，最多两个月，我不信邪，没日没夜地开始跑步，跑了两年，身体越来越好。长者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既然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

谢淑汝请了病假，借口是重感冒。她像一只受伤的白鹭呆在家里舔噬伤口，整理羽毛。

一切像是一场噩梦。她想不到小巷有这么深，这么黑。一群下里巴人，还是外乡人，竟将小巷瓜分了，这是她始料不及的。那个光头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撒野，更是她意想不到的。回家的第二天，她曾想动用一切关系端掉这个黑窝，出出胸中一口恶气。但转念一想就作罢了。无论怎么说，这种事情摆不到台面上。摆到台面上将越描越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她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还是长者说得对，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

一星期过后，谢淑汝出现在教室里。学生们惊讶地发现，谢老师像换了一个人，仿佛霜打一样。这天学习李清照的《声声慢》，谢老师范读到“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的时候，竟哽咽出声。太异常了。教室里静得可怕。尽管谢老师上课一直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但从来没有这样入戏。谢老师肯定经历了什么事情。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面对痛苦的老师，他们能做的，只有更加认真，更加听话。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谢淑汝正在办公室批作文。一个高中同学打来电话，说独秀山又住院了。谢淑汝吃了一吓。独秀山叫屠小山，高中时很有名，一对早熟的乳房笑傲校园。脸色蜡黄的体育老师爱搞短跑测试。轮到屠小山，体育老师亲自掀秒表。屠小山跑来了，体育老师的眼睛变成了探照灯。屠小山跑得很快，仿佛不是脚在跑，而是乳房在跑。屠小山的乳房征服了体育老师，两人结婚了。然而不到十年，体育老师肝癌走了。屠小山守寡，乳房守出了毛病，割掉一只，变成了独秀山。现在莫非另一只也出了毛病？谢淑汝赶到医院，许多同学都在看望。屠小山面如死灰，除了流泪还是流泪。走廊上，同学议论，医生已经黔驴技穷，唯一的手段就是夷平独秀山，即使这样，也撑不了多久，最多半年。简直做梦一样，从傲人的双子峰到滑稽的独秀山，马上就要变成低洼地，不久又要变成冷墓地，苦命啊。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 撑着油纸伞 / 像我一样 / 像我一样地 / 默默彳亍着 / 冷漠、凄清，又惆怅。又一个下雨的夜晚，谢淑汝又一次出现在白莲堂小巷。屠小山的事对她刺激很大。她是执拗的人，凡是认准了的事，从来没有半途而废的。既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迈出了第一

步，就要继续。她依旧穿着黑色的雨衣，戴着黑色的眼镜，手里握着一支鲜红的玫瑰。依旧有三轮车响着铃声从她跟前驰过，依旧有黑色的身影在不远处跳下来，走进粉红色的灯光里。可是她这里始终无人问津。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只雨中的垃圾筒。站了一个小时，她铩羽而归。

第二天晚上，依旧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谢淑汝改换了方式，放弃了玫瑰，像狮子烫一样，在脚前摆了三颗石子。这招真灵，很快，有一个踏着空三轮的停了下来。车夫跳下车，踢飞了一颗石子。谢淑汝条件反射地点点头。上车，车夫说。谢淑汝条件反射地上了车。三轮车叮叮当当地响着铃声，向巷子深处踏去。

在一处破烂的小院子里，三轮车停住了。谢淑汝觉得，已经到了郊区。她听说过郊区的旧民居，几乎是外地人的租界。到了，车夫说，昏黄的灯光下，露出憨厚的笑。谢淑汝下车，四周张望一阵，觉得环境很安静。走进房间，一个煤气灶，一张小方桌，一张棕绷床。旁边一头小门，里边是一个卫生间。我这地方很简陋，车夫不断地摩擦着大手说。谢淑汝摘下了墨镜，脱下了雨衣。眼前形象的高贵震惊了车夫。他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但更多的是疑惑。不会搞错吧，他想，在以往的经验中，出现在这里的，都是跟他差不多的下里巴人，可眼前的，分明是阳春白雪，不会搞错吧。没关系的，谢淑汝说，她打量着眼前这个身体壮实面容厚道的车夫，觉得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你知道，我是踏三轮车的，车夫说。车夫失去了踏三轮车的敏捷劲，抓耳挠腮的显得很为难。没关系的，谢淑汝说，我不是为了钱。这我更加不敢，车夫低下脑袋，看着自己的大脚说，如果你是赌气，还是另找地方。又说，我一个外地人，只想挣几块安稳钱，我找女人，也是实在憋不住，我的妹妹侄儿还在等着我，我不想惹是生非。你妹妹干什么的？谢淑汝说。教书，车夫说，我妹妹在贫困山区教书，妹夫早逝，侄儿得了血病，骨髓移植得化许多钱，没办法，日里教书，夜里就到夜总会。说罢，车夫哽咽出声。谢淑汝的眼睛红了，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捐助一笔钱。这，车夫摇摇头说，不行。你不要有顾虑，我是独身女人，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又说，我也不是寻欢作乐，我是要

你当医生，给我治病。接着，谢淑汝讲了自己的身体，讲了医生的话。能行吗？车夫说。试试看吧，说着，谢淑汝流下了眼泪。

学生们发现，几天工夫，谢老师像换了一个人，尤其脸色，刚刚还秋尽江南草木凋，现在变成春风又绿江南岸了。肯定吃了什么神奇的补药，学生们想。这天学习吴组缃的《箬竹山房》，几乎是一百年前的故事。写的是二姑姑恋爱失败，却又迎了灵柩与已亡人成亲，空守偌大的箬竹山房，整日与蝙蝠壁虎自言自语，梦幻姑夫回来。故事很沉重。以往，谢老师上悲剧课文，往往入戏很深。今天却很平静。课文将上完的时候，老师引导大家讨论小说最精彩也最使大家困惑的结尾。现在是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结尾写二姑姑深夜扮鬼偷窥新婚夫妇，太出乎意料了。大家四人一组，教室充满了叽叽喳喳的鸟叫。谢淑汝走上走下，时不时参与学生的讨论。开始发言了。学生甲说，结尾写出了二姑姑的变态心理。学生乙说，结尾反映了二姑姑是个窥私癖。谢淑汝说，太表面，结合时代背景，结合故事好好思考一下。这启发很有效。学生丙说，结尾说明人性是无法压抑的。学生丁说，结尾是对人性的赞美。讲得太好了，谢淑汝带头鼓掌。同学们跟着鼓掌。谢淑汝总结说，一个封闭、禁欲多年的妇人，依然有着对男欢女爱的好奇，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人性是不会泯灭的，再严酷的禁锢，也难以剿杀人性的存在。末了，谢淑汝叫同学们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写一篇读后感。这堂课谢淑汝觉得上得非常畅快，正像从出租屋出来，非常畅快。

二姑姑的遭遇给了谢淑汝更充分的理由。都什么年代了，她可不想做二姑姑，活守寡，守活寡。何况还要拯救自己的乳房。于是每个周末的夜晚，她都要到出租屋去，风雨无阻。车夫开始时不大放开，后来慢慢放开了，开始时不大熟练，后来慢慢熟练了。他手脚并用，全方位地给谢淑汝做着推拿。谢淑汝开始时不激动，后来慢慢激动了，开始时不叫喊，后来慢慢叫喊了。每次完事后，谢淑汝在家里冲澡，检查乳房。真神奇，乳房上的疙瘩在变软，在变小。到后来，几乎没有了。

这天是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很奇怪，男人这次没有回来。也罢，

回来不回来没有两样。回来了，也不过是孝敬死人，对她这具活人不闻不问。他是将死人当活人，将活人当死人。但是该到的礼节还得到。晚饭谢淑汝在公婆家里吃。吃前，她照样上香，拜祖，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只是公婆的表情有些奇怪，如丧考妣。是为逝去的先人难过，还是为儿子的不孝难过？谢淑汝不得而知。

这天谢淑汝陪两位老人喝了点酒，喝了点酒后就有些兴奋起来。兴奋起来后就想到了车夫。想到了车夫就难以自抑。好不容易待到夜深人静，她跳上一辆出租车就直奔出租屋。

车夫看到谢淑汝突然到来，觉得很意外。本来约定是星期六，很有规律，今天还只星期三啊。不过，车夫很快反应过来，脸上露出欢喜的神色。他将谢淑汝拥在怀里，不断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谢什么？谢淑汝感觉车夫今天特别高兴。车夫说，刚跟妹妹通电话，侄儿骨髓移植成功了。真的？谢淑汝睁大了眼睛。真的，你的钱是及时雨啊，说着，车夫将谢淑汝越抱越紧，越抱越紧。谢淑汝闭上了眼睛，喃喃说，我也要感谢你，我的身体好多了。真的，车夫松开手，慢慢揭开了谢淑汝的衣服，轻轻触摸，果然硬块几乎没有了。车夫欢快地叫了一声，伸出厚嘴唇在乳房上狂吻。

这天晚上车夫完全放开了，本来既要做人，又要做医生，够累的，现在可以一心一意做男人了。他将谢淑汝搂得很紧很紧，仿佛整个身子要嵌进她的肉体里，他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猛。谢淑汝本来就醉意朦胧，现在完全进入了境界，她的乳房在膨胀，在膨胀，快活的呻吟一声比一声强烈。两个人水乳交融，在暴涨的河流上漂浮，漂浮，一浪高过一浪。眼看就要到达巅峰，门眶当一声被踢开了。一根电棍戳住了车夫南瓜样饱满高翘的屁股。

在联防队禁闭室，由队长亲自负责对谢淑汝的审讯。队长大概也喝过清明酒，一张脸红得像霉豆腐。他看到衣衫不整酥胸半露的谢淑汝，目光一呆，但瞬间就威严下来，他拍了一下惊堂木：姓名？谢淑汝不响。职业？谢淑汝还是不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谢淑汝昂起了头，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队长显然缺乏耐心了，开始了连珠炮的轰击：还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看是水性杨花工程师，还说是园丁，我看是荡妇，还说是蜡烛，我看是蚌壳。他妈

的再不招供就通知你家属通知你单位，罚款伍千拘留十五天！一票否决，开除公职！谢淑汝一惊，她吃惊的不是队长的威吓，而是队长怎么知道她的身份？

队长乘机放缓了口气：“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说了就没问题了，稍微罚点钱，意思意思，丝毫不影响你的前途，你还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谢淑汝开腔了：“我们是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队长的嘴角露出讥讽的笑容，“男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谢淑汝一呆，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和车夫交往这么许多日子，两人竟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道对方家住哪里。

“好了，别硬扛了，还是老实交代吧。”一双醉眼抚摸着谢淑汝的乳房，“你想想，这种事情要是张扬出去，会是怎样的惊天动地。”

谢淑汝闭上了眼睛，沉默良久，哽咽地说：“只要你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什么都依你。我即使死也要死得明白。”

队长踱过去，悄悄对谢淑汝耳语：“是你公公告的密。”又说，“你丈夫前天就回来了，住在保罗大酒店。现在正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谢淑汝又一呆，仿佛挨了电击，脑子一片空白。

队长伸手捉住了谢淑汝的乳房。

谢淑汝目光迟钝，没有反应。

“多赞啊，简直比小姑娘的还结实。”

谢淑汝目光迟钝，没有反应。

队长剥去了谢淑汝的衣服。

谢淑汝目光迟钝，没有反应。

队长又剥去了自己的衣服。

谢淑汝目光迟钝，没有反应。

队长将谢淑汝和自己放倒在地板上。

谢淑汝有了反应，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出窍了，悬在天花板上。

谢淑汝看见自己的肉体躺在地板上，木偶样任人摆布。

谢淑汝听见自己的灵魂在哭泣。

屋外，雨声淅淅沥沥，有童音由近及远：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鞋柜里的人

草 白

谁也不知道老板去了哪里。前一晚单位聚餐，大家喝得醉醺醺的，老板也喝高了。第二天，老板没来上班，大家认为老板可能在家醒酒。第三天，一大客户来访，要求见老板，设计总监胡百力拨了老板的电话，连拨三次，都是“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胡百力慌了，老板从不关机。这天余下的时间里，胡百力每隔五分钟就拨一次，一直是“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第四天，第五天……到了第八天，都是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每听到这个规整的女声，胡百力的心就被拎起一点儿，又沉下去半点儿，焦虑，担忧，窃喜，那种感觉还真有点说不上来。之前，老板哪怕出去半天，都要知会胡百力一声，中途还时不时打电话过来查岗。可这次，没有电话，没有通知，什么都没有。

那天单位聚餐，是他把老板送回家的。他和老板坐在后排，老板话很多，还拍他的肩膀，和他称兄道弟。他从没见老板这样过。老板说，朋友是手足，女人如衣服，我对朋友最好，大家都知道我最讲义气，女人算什么东西，今天不高兴了，明天可以换一个，可朋友是一辈子的，有人还说我不讲情意，没有女人活不下去，这话戳心骨，伤我心了！老子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女人，你说说看，我是不是这种人？你说说看？老板拉扯着胡百力的衣服，一定要让他说。虽然喝得有点多，可老板口齿清楚，逻辑也正常。胡百力不知怎么回答老板，他们平时从不聊这种话题，只能以“那是呢，说的没错，谁不知道呀”之类的话来搪塞他。老板丝毫没听出这话有什么问题，还很高兴，车到家门口了，仍不愿下车，一定要拉着胡百力再去喝两杯，还说胡百力是难得的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已。胡百力哭笑不得，好说歹说，才让他下了车，可一进小区，见了路边的双杠，他就死死拽着不放，说什么都不愿回家，谁让他回家，谁就是他的敌人。

草白：80后，习小说和散文。现居浙江嘉兴。作品散见《江南》、《山花》、《天涯》、《百花洲》等杂志。部分作品被转载。曾获台湾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

陪着老板在草坪上坐了半宿，夜深了，酒醒了，胡百力费了点劲，

才把他弄回去。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开的门，胡百力只瞥了一眼鱼缸里的金龙鱼，门就关上了。那鱼他在水族馆里见过，每条都上万的。

一想到老板，胡百力想起的还是老板家那豪华大鱼缸，占了足足整面墙，胡百力想着那鱼在墙上游啊游，有一天它游出墙壁，变成了一条龙，盘到屋顶上，就像叶公好龙里的那条龙，俯瞰屋子里的每个人，胡百力为自己的异想天开感到好笑，鱼怎么可能变成龙呢，鱼只是鱼，无论多么名贵的鱼，一辈子也离不开鱼缸。

如果用鱼作比喻，老板就是那条名贵的鱼，如今那条名贵的鱼真的变成龙逃走了吗？胡百力不相信老板会舍得那个漂亮的鱼缸，他一定会回来的。

闭上眼睛，胡百力想到的不是老板吊在双杠上的样子，而是自己的老婆，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妇，一脸邋遢相，一回家就坐在电脑前，对他吆三喝四的，只要他稍微迟疑一些，就骂骂咧咧的。

这几天，旭辉广场开了个满记甜品店，老婆单位里的同事们都去吃过了，还发微信炫耀，老婆嚷着也要去，非要他陪着去不可。他本来也想抽空陪去的，可最近老妈刚出院，他不能不多跑几趟。老婆自己不跑，也见不得他跑，还生气。一生气，连饭也不给他做了。这几天他都是在外边吃的。老婆还说，如果老妈比她还重要，那索性住到老妈家里去好了，反正这个家也没有他的份。

老婆说的绝不是气话，别人听不懂，他胡百力还能听不懂。老婆说的是房子的事，那房子是她的，写着她的名字，是婚前财产，没有胡百力的份。老婆一不高兴，就说这事，把胡百力气得脸都黑了。他曾发誓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可是毒誓发下去那么多年了，房价蹭蹭往上涨，而他的工资还是老样子，又不能去抢银行。

这天，平面设计师小范，资深设计师小康，业务员荃子，还有设计总监胡百力，早早来到办公室，大家在键盘前敲敲打打，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

胡百力的嘴唇已经张了好几次，又审慎地闭上了。他有点慌乱，还有点紧张。小范坐在他正对面，两个人隔着一面带横条纹的玻璃，

稍稍抬起头，对方的脸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倒有意无意经常做这样的动作，可小范似乎总喜欢低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她在忙什么？最近又没有那么多事情了。他准备等会找她好好聊聊。他有点喜欢这个姑娘，当初也是他说服老板把她招进来的。可她对他总是客客气气的，这种客气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有她的QQ，平时很少聊。这天，他鼓起了勇气。

等会翘班去吃满记甜品，好不好？他知道自己这么说，会把她吓着的。他平时从来不这样的。果然，过一会儿，她才回过来说，上班时间，不太好吧。他马上说，老板不在，没关系的，去吧。这一次，她回的速度明显快了些，她说，吃甜品容易发胖的，能不吃就别吃了吧。他笑了，到底是小女孩，还担心这个呢，再说她又胖。他立马安慰她，你一点也不胖，还偏瘦，偏瘦一点。真的。咱们去逛逛吧。上班时间，不太好吧。还是这句话。他很想发火，什么上班时间不上班时间的，他是设计总监，有他带着出去，她有什么可顾虑的。再说老板不是不在吗？要不然，他也没这个胆量。为了彰显耐心和风度，即使她不同意，他也回了一个笑脸给她，与此同时，那张真实的脸也跟着抽搐了一下。有个声音在心里骂了句，妈的，这些女的怎么都这样，最讨厌女人给他脸色看，好像她们是同一个娘胎生出来的。那边回了一个呲牙咧嘴的表情后，头像就不再闪了。胡百力的思绪一下子停住了。

日光灯热烘烘的光白痴一样无遮挡地照下来，打在胡百力的头顶心上，一阵火烧火燎之感。脑子里一片空白，比白墙还白。

座机响了，一接通，那边就挂了。过了一会儿又响，接通，又挂掉，如此折腾了三次以上。

隔壁座位上的小康忽然把头凑过来，低声说，会不会是老板打来查岗的？小范和荃子也站了起来，特别是小范，似乎在说，我说上班时间是不能出去的，你刚才还想着出去？

他们三个人齐齐盯着他，好像他脸上写满答案。

不是老板，肯定不是的啦，要是老板，他为什么不说话，是哦？怎么可能是老板呢？他没头没脑，翻来覆去地说着这几句，连自己也被搞糊涂了。

他们似乎在说，没骗人吧？真不是老板，确定？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大声说，如果是老板，他干嘛不出声？他可以出声的，甚至可以让每个人轮流听电话，以前不都这样查岗的吗？所以啊，那个人不可能是老板，或许是哪个小孩不小心拨错了电话。一定是这样的。

各人的屁股陆续落回椅凳上，键盘的敲击声稀稀拉拉地响起，就像暴雨过后的檐滴，有一下，没一下的。

胡百力一直回想着电话刚接通的那三秒钟内，里面微弱的声息。现在，那声息好像还在他耳边，他怎么也赶不走那声音。

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可疑来电。除了小康下楼去取包裹之外，三人都没有大规模地挪动过屁股，万一，那电话要是再打来，他们是可以随时抓过来接的。

二

这天，胡百力早早来到办公室。自老板失踪后，他每夜都处于失眠状态，这已经是第十一天了。老板在失踪之前几天，给他们开了一个例会，会上也没有布置什么任务，大家随意聊了聊，就散了。例会结束，老板叫他留一会儿。老板和他聊了几句，现在想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别有深意。老板说，过段时间，他有一个鲜花店要开张了，到时候肯定会比较忙，这边的事情就无暇顾及了。老板叹了口气，继续往下说，也不是我想干这一行，主要还是为了别人，说话要算数嘛，筹划了那么久，现在终于要做了，还是觉得压力很大，好在，你们都比较能干，这边的事情可以放心。老板这么说的時候，眼睛一直看着胡百力。很明显，他在暗示胡百力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他的。

胡百力尽力想着和老板最后一次谈话的场景，老板看上去很疲惫，说话慢条斯理的，却极有分寸。他为谁开那个店？是情人吧，多年的情人？胡百力知道，老板是个精明的人，从来不缺操控全盘的能力……他应该有很多情人吧？还说什么不在乎女人，男人一喝了酒，就现出原形。

现在，老板已经快半个月没有露面了，也不给他打电话。他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可应

该让他知道呀，他是总监，万一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事情，不是渠道不畅吗？胡百力实在想不通老板意图何在。

茎子进来了。茎子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了起来，咦，电灯怎么坏了呀？茎子叫得很大声，似乎对自己的发现能力感到得意。

胡百力抬头望了望，确实有一根管子不亮了，不亮就不亮吧，反正也不影响什么的。他甚至有些庆幸，这个办公室终于不再那么亮晃晃的了，这让他心里阴影的部分不自觉地加深了。

茎子自告奋勇地说，要不要我上街买灯管去？

胡百力犹豫了会，假装低头看报纸，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暗点亮点无所谓的，反正手头也没什么要紧活。

茎子又说，这些灯管的质量真差，换上去还没多久就坏了，真烦人。胡百力还是不响，心里却有点烦上了。

小范和小康说笑着进来了，今天，小范穿了一件新衣服，是件绿呢袍子，垂到脚踝上，没有腰，很宽松，她人瘦，又白，穿在身上，倒挺性感的。要是换了小康来穿，那就是孕妇装了。

胡百力的心一紧，仍笑嘻嘻地和她们打招呼。

茎子又在说灯管的事，他说要出去买灯管，光线太暗对视力不好。老板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大小杂事，大到外出采购，小到帮老板取包裹，都是茎子在做。可现在老板不在，茎子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些。老板这样的人，不是亲眼看到灯管坏掉，是不会认账的。

小范和小康在议论聚划算里的一件羽绒服，是今年流行的款式，颜色也好，只是价格不是最划算，两人有点动心，但都没有下定决心。她们当然没有发现灯管坏掉的事，谁会注意这种无聊的事情。

只有茎子，茎子真的有点讨厌，一直在嘀嘀咕咕着，似乎对他们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很不满。他就想让人知道自己是这个办公室里唯一认真工作的人，做给谁看呢？他是总监，除了老板，他才是这里最大的。

胡百力轻声哼了哼，发出一声极短的冷笑，希望茎子快点闭嘴。

今天，他很想把小范约出去，刚才看到她进门的那一刻，她穿的那一身，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

一阵噼里啪啦响，他们聊上了，这回他确定自己有了点把握。

在这里上班也有半年多了吧，还适应吧？适应啊，挺好的。她反应倒是挺快的。他继续说，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说，别告诉小康，她不知道的，连茎子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你说？他赶紧噼里啪啦往下敲，那天老板找我聊过，叫我留心着，单位里哪个人工作最积极，哪个人最懒，你知道他最喜欢搞什么丛林法则，变态兮兮的，我也不赞成他的那一套，可他是老板嘛，我们得听他的不是？

什么意思？老板要裁员吗？他人在哪里？小范连敲出三个问号。

当然，你工作很认真，又最有创意，不像小康，没有一点审美能力的，只是个熟练工而已，要是裁员，第一个裁掉的人就是她。他越说越远，有点刹不住了。

那边的节奏明显慢下来，有一阵子，甚至停了。她真的相信了？老板要裁员，而他会帮她的。是这么个逻辑关系吗？她能信他说的？他怀疑她并不是很信他的话，可她感到紧张了，不像刚才那样反应迅速了，这是他能感觉到的。不能再往下说了。

胡百力把手搁在键盘上，嘴角浮现一抹似有若无的笑。老板走后，他是这里的老大。他们都得听他的。他偷偷观察茎子的举动，茎子的脸微微侧着，鼠标一点一点的，发出轻轻的点击声，玻璃隔墙上的一道道横纹，横在他脸上，把他的脸下意识地分割开来，这让胡百力看不清楚他的真实表情。

茎子在做什么？他有时候甚至怀疑茎子可能知道老板去了哪里。在这里，除了他，茎子是跟老板时间最长的。有那么一次，老板把一些重要的决策提前告诉茎子，而不是他。一想到这事，胡百力就抓狂不已。

对面白墙上“努力工作，争分夺秒”几个字忽然嵌入他的眼球，老板如金鱼泡般鼓凸着眼睛从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瞪视着他，这让他后背发凉，身体不由地往后靠，贴在椅背上，手脚冰冷，魂儿去了一半。他忍不住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只听得一声微弱的皮肤撞击所产生的声响。既不清脆，也不好听。

茎子正抬头望着他，怎么了胡哥，脸色那么差？是不是生病了？

他听见茎子的声音从玻璃隔板那边传过来，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马上坐正了身体，笑着说，没事，没事呢。

三

小范约他在转角见面。之前，他表明了几次心迹，都没有效果，没想到她会主动约他。转角是个咖啡馆，在一条偏僻的弄堂里，白天几乎没什么人。

小范进去的时候，胡百力已经到了。他们约好的，一前一后出办公室。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到她进来，马上把眼神从窗外移进来，这样做的时候分明觉得有点艰难，好像在搬运一样重物。

小范径直走过去，在他面前坐下。胡百力没有说什么，却颇意味地笑了笑。

小范没有笑。小范说，老板在哪里，你知道吗？

胡百力怔了怔，回答说，我又不是老板，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小范不相信地看了胡百力一眼，似乎在说，别装了。

胡百力忍不住了，他说，小范，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就算丢了这份工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不开心嘛，再说我会帮你的。一边说着话，一边对她挤眉弄眼的。

小范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我没有不开心，工作不工作我无所谓。

胡百力说，那你担心什么？其实，老板真的很器重你，你年轻又有创造力，最有前途了。

小范说，前途个屁。

胡百力说，你真的前途无量，那天，老板还说……

够了，别说了。

胡百力哼了哼，果然不说了。

小范说，你什么也别说了，你先告诉我，老板人在哪里？我要找他，有事。

胡百力想，这个小范怎么会这样，平时大大咧咧的，不过是随口一说的事，也会急成这样。

放心吧，你那么优秀，不会被辞退的，我敢打包票，他笑嘻嘻地凑上去，要抓她的手。

小范挥了一下胳膊，顺便把他伸过来预图

不轨的手也挥了回去。她低了头，左手摩挲着右手，轻声啜泣起来。

过了很久，他才有点明白过来。小范和老板有关系？他抛弃了她，又躲着她？而他差点搅入其中。

小范说，他还叫我监控你们，把你们平时做的一些事情，向他汇报……可我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他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张得老大，足足有一两秒钟，这完全是装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表情？

小范又说，其实我根本不算什么的，你看我每天挤公交车，还住在出租房里，每月拿着几千块钱……就连他去了哪里也不告诉我。

胡百力想说，这都是自找的，你连个情人都不如，还有资格在这里哭。可为了配合她的表情，他让自己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

我算什么，你说，我算什么啊？都那么久了，连一个短信都没有。她开始在他面前哭吼起来，大概觉得他喜欢她，从而也会纵容她。

要是在这之前，他可能会顺势抱着她，把她搂在怀里，拍拍她，安慰她。可是今天，他完全做不到，她说了那么多，每一句都让他恨不得挖个地洞往下钻。

我要找到他，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她拎了拎眉毛，狠狠地蹦出这一句。

他心头一颤，下意识地挪动屁股，颤颤微微地站了起来，他不能赶这趟浑水，走到吧台前，买了单，又回去拍了拍小范的肩膀，告诉她自己先走了。小范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他对她笑了笑，毅然转过身，往门外走。从她的眼睛里，胡百力看到的是老板那张精明而臃肿的脸。

他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闯到机动车道上，喇叭声狂响，一辆大红色法拉利跑车呼啸着从他身边擦过。他双手紧抓护栏，几乎趴了上去。豪车所引起的骚动是巨大的，可没有人注意他，或许当这辆红色的跑车从他身上碾过，他才有可能作为这起事件的附加意义而受到关注。他耸了耸肩，没有人注意他的这个动作，可他自己注意到了，并因此受到了安慰。

趑趄着退回非机动车道上，一辆电瓶车从他身后开来，车把手几乎擦着他的胳膊，他本能地一跳，电瓶车急剧的刹车声震颤着他的耳

膜，传来一记骂骂咧咧的女声，怎么走路的，眼睛长裤裆上了？

他跳到人家商铺的门前，挨着行道树走，战战兢兢地走，这街上的一切只剩下声音，它们在他脑壳四周嗡嗡轰鸣着，不时地来撞一下，再一下。他被这些芜杂的，毫无所指的声音，推动着，一路向前。

他告诉小范老板要开花店的事。小范就哭了。显然她是知情者，她什么都知道。一想到小范的身份，他的腿脚瞬间软下来。亏得自己以前还打她的主意，真是有眼无珠。

他在心里骂自己有眼无珠。

四

他又回到了这里，只要迈开步子，无须任何思索，就能回到这里。无论他处于何时，何地。

一幢灰色高楼横挡在胡百力面前，门厅里的保安正低头玩手机，他抬头看了胡百力一眼，马上低下头。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也不想问他任何问题。

胡百力走进电梯，发现所有楼层的数字都被别人按过了，他不得不随着电梯的上升，一层层停下来，门打开，又关上，而电梯间里始终只有他一人。

走出电梯口，胡百力掏出钥匙。怎么回事？他抬头看了一眼门牌号，没错儿，门打不开，被反锁了？他犹豫着，拍了几下，在门外等着。一会儿，门开了，茎子探出脑袋，见是他，马上张嘴解释起来。

办公室可真暗，刚才茎子在做什么？他走到窗前，伸手去拽那帘子，拽了半天，才把那东西拽开。哗啦一声，光线全进来了，又觉得太亮了。胡百力的眼睛像得了雪盲症一样，有点睁不开。

你中午去哪里了呀？茎子笑嘻嘻地站在玻璃隔板的那一头对他说话。

他胡乱说了一句什么，连自己都没有听清楚，用极快的速度瞥了一眼茎子的电脑屏幕，那画面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其干净的桌面。

不用问，他知道茎子刚才在干什么。

“老板有电话打来吗？还没有吧？都那么久了还没出现，他家里这边也没人找到单位来，